

王雲五主編

人人文庫



岳

飛

顧一樵著

臺灣商務印書館

顧一樵著

岳

飛

臺灣商務印書館發行

編印人人文庫序

余弱冠始授英文，爲謀教學相長，並滿足讀書慾，輒廣購英文出版物。彼時英國有所謂人人叢書 *Everyman's Library* 者，刊行迄今將及百年，括有子目約及千種，價廉而內容豐富，所收以古典爲主，間亦參入新著。就內容與售價之比，較一般出版物所減過半。其能如是，則以字較小，行較密，且由於古典作品得免對著作人之報酬，所減成本亦多。

余自中年始，從事出版事業，迄今四十餘年，中斷不逾十載。在大陸時爲商務印書館輯印各種叢書，多厲廉售之意，如萬有文庫一二集，叢書集成初編以及國學基本叢書等，其尤著者也。前歲重主商務印書館，先後輯印萬有文庫薈要，叢書集成簡編，漢譯世界名著甲編等，一本斯旨。惟以整套發售，固有利於圖書館與藏書家，未必盡適於青年學子也。

幾經考慮，乃略仿英國人人叢書之制，編爲人人文庫，陸續印行，分冊發售，

定價特廉，與人人叢書相若；讀者對象，以青年爲主，則與前述叢書略異。文庫版本爲四十開，以新五號字排印，與人人叢書略同；每冊定價一律，十五萬字以下，或相等篇幅者爲單冊，占一號；超過十六萬字以至三十萬字者爲複冊，占二號，皆依出版先後編次。每號實價新臺幣八元，一改我國零售圖書向例，概不折扣。惟實行以來，發見十六萬字以上或以下，僅萬數千字之差，售價卽加倍，頗欠公允。考慮再四，決改定售價，單號仍爲八元，雙號則減爲十二元，俾相差不過鉅。又爲鼓勵多購多讀，凡一次購滿五冊者加贈一單冊，悉聽購者自選。區區之意，亦欲藉此而一新書業風氣，並使購讀者得較優之實惠而已。

抑今後重印大陸版各書，除別有歸屬，或不盡適於青年閱讀者外，當盡量編入本文庫。同時本文庫亦儘可能搜羅當代海內外新著，期對舊版重印者維持相當比例。果能如願，則本文庫殆合英國人人叢書與家庭大學叢書 Home University Library 而一之也。

中華民國五十七年三月一日王雲五識



飛岳

著撰一顧

行發館書印務商

岳飛 (四幕劇)

劇中人

岳飛

韓世忠

梁紅玉 (韓夫人)

牛皋

張憲

岳雲

旗牌官

衛兵數人

朱仙鎮鄉民多人

秦檜

王氏 (秦妻)

若蘭 (秦婢，倪完女)

万俟卨

何鑄

王俊

哈迷蚩 (金兀朮軍師)

倪完 (秦僕，獄吏)

秦僕數人

地點及時間

第一幕 朱仙鎮軍營中 南宋紹興十年七月二十日

第二幕 朱仙鎮營外 同年七月二十一日

第三幕 臨安秦丞相府花園別墅 同年八月二十五日

第四幕 臨安秦丞相府地窖密室 同年八月二十九日

第一幕

地點 朱仙鎮軍營中

時間 宋高宗紹興十年七月二十日暮。

（宋軍岳元帥營，衛士雄糾糾站立兩旁。營中往來傳令兵甚忙碌，空氣緊張萬分。忽有一美貌小將縛手上，要見元帥。此小將便是岳飛的兒子，岳雲。）

老兵 小將軍爲何這樣？是誰綁的？

護兵 是小將軍自己叫我們綁的，爲的是打了敗仗，要請元帥定罪呢？

老兵 小將軍不要這樣。勝敗兵家常事，卽有差池，軍法亦不致於深責，還是先鬆綁罷。

岳雲 國家大事豈可兒戲？我戰敗回來，豈有面目見元帥嗎？你們要鬆綁，我只好先自殺了

啊！

（衆正要動手鬆綁，只得停了，呆呆相對。）

（旗牌官自內上）

岳雲 （向旗牌官）請見元帥！

旗牌官 小將軍，遵命。可是元帥不在帳內，待我到營外去探報。

（旗牌官下）

（馬蹄聲響，來了大戰黃天蕩的老將韓世忠和擊鼓助戰的女英雄梁紅玉。）

韓 （先開口）賢姪，爲何這般模樣？待我向元帥討個情，包管不妨事的。

岳雲 韓伯父，韓伯母，小姪引兵敗退，罪該萬死。

韓 賢姪，你人馬可曾損失？

岳雲 人馬倒沒有損失，祇是未能取勝。

韓 那麼你跟老夫再領人馬前去殺敵，豈不好將功贖罪？我剛才聽到諜報，說敵軍遇了埋伏。現在我們去抄他後路，讓敵軍過黃河不得，豈不是好？

梁 當年我們在黃天蕩殺敵，現在節節勝利，居然殺到黃河邊，我們怎能輕放他們。賢姪，

趕快鬆綁上馬，老身仍去擊鼓助戰啊！

（旗牌官上）

旗牌官 我軍大勝了。

（衆欣喜鼓舞中，來了威震四方的岳爺爺，得意洋洋上。）

韓 元帥請了，愚夫婦在此恭聽捷報。

岳飛 這是一個大勝仗，敵人多過不了黃河了！

（看見岳雲綁着跪在前面）雲兒，爲何這般模樣？

（問衆）是誰綁的？

護兵 是小將軍自己叫我們綁的。

岳飛 哈哈，這是什麼道理？

岳雲 啓稟父帥，孩兒敗兵於金，罪該萬死，請父親從嚴發落。

岳飛 哼，我吩咐你誘敵深入，許敗不許勝，你有什么罪？

岳雲 父帥常說「智仁勇信嚴」是軍人的五德，而「信」「同」「嚴」缺一不可。孩兒這次敗退，天下人誰不以爲有罪，父帥豈可寬容，貽人口實？

岳飛 說得有理，罰打軍棍一百。

老兵 元帥在上，小卒情願替打。

衆將士 小將軍奉命而退，請元帥不要罰了有功的人。

韓 難得你們父子如此正直，但衆將士如此請求，就免罰了罷。

（韓爲岳雲鬆了綁，牛皋莽撞上。）

牛 元帥元帥，我打了大勝仗了，殺得敵人狼狽而逃，只可惜我們沒能追上，金兀朮哈迷蚩還是跑了！

岳 牛將軍，你現在還服不服本帥的調度？本帥叫你接應，你偏爭着要打先鋒，你險些誤了大事啊！

牛 我爭着打先鋒不爲貪功，只因爲小將軍鄆城大戰十分辛苦，近來調給他帶領的又

都是些新兵，萬一臨陣退敗，豈不犯了過失？

岳飛 這也是你的好意。但是你可知道我吩咐雲兒許敗不許勝？我又恐他貪功好勝，故意

給他些新兵，好讓一個退走，大家跟着退，引誘敵人深入，來中我們的埋伏。

牛 真是佩服元帥高明。我牛皋是一個粗人，不懂這許多奧妙。

岳 這亦沒有什麼奧妙，運用之妙，在乎一心而已。

韓 元帥智勇材藝，古時的名將都望塵莫及。潁昌大勝以後，又有這次朱仙鎮的大勝，眼

看着舊京就可以克復，蒙塵的二聖亦可以救回來了。

岳 韓元帥韓夫人說得很對，但是，茲事體大——

（岳飛示意衆退。）

韓 岳元帥有什麼機密相商？

岳 韓元帥，韓夫人，你們還記得我的恩師宗澤宗老將軍嗎？

自然記得，當年金人攻汴梁，宗元帥帶了隊伍連夜趕去，可恨金兵已經攻破京城，還

把二帝都擄了去。宗元帥從此憂悶成病，直到臨死都忘不了要渡過黃河去。

岳 宗元帥臨死還說：「過河呀，過河呀，過河殺賊呀。」我當時曾經答應他說：「老將軍請放心，我一定完成你的志願就是了。」

韓 記得岳元帥當年同河北按撫使張所說過：「國家的根本在河北，河北不能收復，永沒有安甯的日子。」這話真對極了。

岳 韓元帥，韓夫人，剛纔我想起了宗老將軍的遺言，我打算就乘勝渡過黃河，二位高見以爲怎樣？

韓 這自然再好沒有了。

梁 岳元帥，渡過黃河去，恐怕接濟不容易，那邊倘然沒有接應，恐怕不大妥當。

岳 黃河以北的豪傑，我已經派人去結納，等到過河以後，各處義軍都會發動。

梁 聽說金兀朮亦在就地徵兵，確實不確實？

岳 哈哈，老百姓沒有不向着大宋的，只要我們打過去，連他們已經強迫徵到的兵就都

會反正過來的，現在金人的號令，從燕京以南，沒有一處地方能行得通，連金兀朮都不能不承認，自從開戰以來，從來沒有這樣的失敗。

韓 岳元帥，你佈置得太好了，你的威名已經震破了金人的膽，你的智謀已經深入了敵人後方，我們若能在黃河南北各地約定日期，一同舉事，一定可以成功。

梁 我自從當年在黃天蕩擊鼓助戰，無時無刻不夢想要飛渡黃河，現在到了黃河邊，我却覺得過河要十分慎重。黃河究竟是天險，我們越過了黃河，萬一後面斷了接濟，那怎麼辦？

岳 韓夫人，高見很對，我所擔憂的就是這個。（思索說）韓元帥，現在朝中當權的人，我們可能相信得過？

韓 這個難說。秦檜那人真有點捉摸不定！

梁 秦檜鬼鬼祟祟固然捉摸不定，我們當今皇上也未必願意岳元帥渡過黃河吧！

岳 韓夫人，皇上對我可算信任到極點，皇上曾經召我到寢殿，囑咐說「中興之事，一以

委卿。」出師以後，皇上又有手扎，說「設施之方，一以委卿，朕不遙奪！」這手扎同當年皇上當面所說的「進止之機，朕不中制」一樣的信任，一樣的咐托，

韓 皇上這樣信託岳元帥，就請全權決定，便宜行事，不必管秦檜的主張。

梁 皇上要岳元帥打退金兵，自然是真的，否則大宋的江山從何保起呢？但是，「黃河爲界」是一個重要的關鍵。倘若過了黃河，把二帝接了回來，試問當今皇上是否願意讓位呢？

韓 唉！當今皇上是否願意讓位——這倒是一個疑問？

岳 真的，皇上難道不願意二帝回鑾嗎？

梁 這個我們也無從斷定。但是秦檜是仗着當今皇上纔得勢的。他一向主張和，朱仙鎮的勝仗他知道了還未必高興。

韓 秦檜一向心裏主張和我倒相信。他總以爲我們的兵力打不過金人。但是現在打了勝仗就不致於主和了吧。

梁 我看越是打了勝仗，他越會主和！

岳 韓夫人，請教爲什麼秦檜看見打了勝仗，反而越要主和？

梁 打了勝仗，乃是元帥的功勞，成了和議，方是丞相的本領。皇上從前要把「中興之事，

一以委卿」，秦檜已經懷恨在心，現在聽見元帥打了勝仗，難道不會更嫉妬嗎？何況他同金人有勾結，元帥不可不小心呀！

韓 對了，秦檜從前受過金人的餽養，也許同敵人有來往，敵人不足怕，可是內賊不可不防。

岳 我從出兵到現在，從來不怕敵人。當初在張所按撫使部下，在太行山打死了金將黑風大王。後來杜充放棄中原，退回建康。我在廣德六戰六捷，活捉了敵將王權。金兀朮攻建康，我在牛頭山預先埋伏，黑夜中混進金營，金兀朮大敗而退，從此不敢再渡過江來。後來皇上准奏，分兵鎮守河南陝西，封少保，河南北各路招討使。金兀朮約同龍虎大王和蓋天大王調集了幾十萬大兵，圍攻鄆城，我派岳雲出城迎戰，岳雲搥了兩

柄鐵錘帶兵直衝敵營。金兀朮雖然有一萬五千匹「拐子馬」，被我軍用快刀斬亂。蘇的方法把馬脚都斬了，幾乎全軍覆沒。金兀朮亦幾乎被我們活捉到。現在經過了潁昌之戰，乘勝追到朱仙鎮，滿心指望著不日渡過黃河去。但今天談起我們朝中當權的人——秦檜，我岳飛只有（歎息）唉！

韓

元帥難道也覺得秦檜不穩嗎？

岳

（目視左右無人，沉痛說）韓元帥，韓夫人，老實說我不能相信秦檜——這個人表面上很聰明，很能幹，實地裏既沒有骨氣，又沒有操守，他只曉得見貌辨色，看風轉舵，皇上要東他便東，皇上要西他便西，他的狠毒過蛇蝎，他的狡猾勝狐狸，結黨營私，貪污妄爲，從前他曾受過金人的豢養，現在他倒來作宋朝的威福！

梁

元帥所說，一點不錯。元帥不但用兵是神算，論人也精明極了。

韓

我本來不大相信秦檜，但是我總以君子之心猜度別人，我只想文人爲相，不懂武事，自然不免懦弱一點，不曉得他竟是這樣一個小人！